



荷塘明月

种树

古丽蓉

上个月，我所居住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经受了一场自灾难性飓风 Sandy 以来风力最强的天气。一时间风撼万物，政府关门，学校关门，航班取消，活动取消，大规模预警，大面积停电。

在呼啸厉风中眼看着家后面树林中的两棵高树轰然倒下。所幸是倒向后方，没有砸向房屋。前两天一直是下雨天，土地变得潮湿松软，所以可以想象在这种狂猛风暴中，多少树木会被连根拔起。

披上厚外套顶风出去审视邻里街坊的“灾情”，自然我又看见了更多的狼藉。满地的断枝残梗，门前汽车道旁吹倒的信箱匍匐着，草地上歪躺着吹落的装饰木窗架，吹飞的屋顶瓦片黑鸟一样盘旋降临，街道金属路标牌剧烈颤动着发出噪音，与一些人家的风铃声加上风声交融起来，一派严酷不宁的景象。

很快就看到更多附近朋友发出来的风灾照片。朋友玲子的照片让人触目惊心：她家前

院后院的几棵大树估计正当风口，这次全部被大风吹倒。倒下的树根部带着大片的地皮泥土，无奈地剥离开来竖立在寒冷之中。

玲子的话语也让人感叹。说起来，这些是她十几年前亲手栽下的树苗。她经受了种树时的辛苦，也享受过看着它们成长的欣然，而现在，不得不对它们说再见，还得花很多钱请专门的公司派人来将树切断、打碎、挪走。

我于是想起来自己以及

其它同事朋友关于种树的一些故事。

在美国城郊生活，拥有房子的许多屋主或多或少都会在房屋周围栽一些花草植物。在农业部工作，我发现周围的农业科学家同事们更是多半会在自家园子里种植养育各种树木。比如组里的约翰种了樱桃等果树，每当大家带拿手菜肴聚餐时，他总是得意非凡地带一个从里到外全部自制的水果馅饼 (pie) 来。看着他那骄傲得不行的神情和大家由衷的夸赞，挖





土种树，用自己采摘的自己树上的果实做出食品，在工业化科技化自动化的现代社会，诚然是一个尽管原始但很受人称道的独特方式。

访问同事科勒，在他宽敞的后花园草坪，听他如数家珍地讲他种下的几棵树，树名、种类、属性，他为什么和从哪儿得到的树苗，他花费多少精力合理修剪护理树木等等，感觉是在听一堂生物课，又像是在听一段历史课。他讲述每棵树时都如同在讲述一个性格鲜明的朋友，而他和树的关系，好像是在了解了对方脾性之后欣赏着和平共处。

我由于工作需要出差见识过不少我们农业科学院系统不同的树种，许多是市面上罕见或未曾见过的。记得一次在加州戴

维斯见到不同的十几种石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我头一次见到有的石榴居然是黄皮黄粒，看了着实让人好生纳闷。石榴籽颜色从浅黄、粉红到深红样样齐全，我们系统栽种培育的科研人员变魔术一样，几十年测试、比较、筛选、栽种，培养出各种美观优质的果树。

望着一往无际有几百种葡萄缠架的田地，坐在高大橄榄树下的草垛上午餐，是很独特的一种经历。尤其是和亲手选择栽种这些树的主管们(curator)在一起，看他们在精心制作的，挂在每棵树上的标签，看他们从年轻到中年再到满头华发不同时期与同一片田、同一棵树的合影，听他们讲这些土地的渊源，讲得到一些优良树种的喜悦，看着他们望向这些时脸

上表露出来的柔情和自豪，那种人和土地、人和树之间长久联系的熟知，让人感动。

我一直对大树尤其是果树有一种莫名的敬仰。树的绵长生命力，周而复始的落叶和新绿，它们奉献的果实，在我的眼里充满了神奇。对年少时嬉乐其间的外婆家后园里繁茂的无花果树的难忘，使我终身热爱无花果树，热爱它的宽大叶片，它的饱满果实，它甜香的气息。

几年前我在家里房屋旁，种下从同事纳德那儿得到的一棵树苗，而这颗树苗，来源于其母亲家的无花果树。每到春天，我会时不时踱到树旁，看绿芽发出，看毛茸茸嫩绿的树叶伸展开来；到了夏天，无花果树枝繁叶茂，一派葱茏；等到了晚夏初秋，小儿子和我有机会就会去树下转转，就像我小时候在外婆家一样，摘甜蜜的成熟的无花果吃。而我则会在房子周围走路时，在晚上清凉的月下，闻着空气中我熟悉的无花果树的香味，想念着、祝福着我远方的亲人们。

玲子说看到在大风中倒下的树，想着十几年光阴转眼即逝，感慨万千；想到栽树苗的时光，树成长的岁月，在树的荫凉下许多欢笑的日子。我想我们种树，我们和树的关系，就如同我们与生命的关系一样，总有一天要告别的。但曾经用心过，成长过，喜悦过，热爱过，这就已经应该足够欣慰了。🌳